

生命欲求——人类文明面临的世纪性难题

颠覆

爱欲与文明

郭洪纪 / 著



专制政治的淫威——妻妾成群与初夜权
性文明的悖论——贵族纵欲与平民的性压抑
性意识的觉醒——人性复归与道德反叛
金钱的傲慢——商品制度与性交换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性爱的觉醒，都是对旧文明与旧体制的反抗与颠覆

中国社会出版社

09-5-11

颠 覆

——爱欲与文明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颠覆：爱欲与文明/郭洪纪著.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0. 1

ISBN 7-80146-301-3

I. 颠… II. 郭… III. ①性社会学 IV. C913. 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9855 号

书 名：颠覆——爱欲与文明

责任编辑：王秀梅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66051693 电传：66051713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4

字 数：270 千字

版 次：2000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200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册

书 号：ISBN7—80146—301—3/Z·113

定 价：24.8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性爱的觉醒都是对旧文明与旧体制的反抗与颠覆……

绪论：爱欲与文明

人们知道，存在主义哲学有一个著名的推论，即“一个对自己的生命心不在焉的人，直到他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死了，才知道他自己的存在。”^① 这个有关生命哲学的奇特假设，在人们没有对其进行客观思辩的情势下，可能会被当做一种激情主义或纯粹的心理分析，甚至看成一种虚无主义的绝望情绪，从而忽略了其中隐含的理性与非理性、社会结构与本能结构之间的既冲突又统合的文化意涵。

其实，当一个人在特殊的文化环境中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并且常常试图从生命的延续中寻找一种启迪时，或许会不禁自问：人类本身的行为作为对于生命的目的和对象究竟揭示了什么？人们对生命有什么要求，并希望从中得到什么？这是古往今来人们一直试图回答的问题，也是文化和哲学始终关注的人类生存主题。对此，人们可能会不假思索地说出，生命的意义就是为了活得更好，或更有价值。但这只能在文明架构或文化系统中才能得以实现，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从人类追求权力、成功和财富的文明中满足自己，并且学会了从由人

^① 巴雷特：《非理性的人》第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性、爱欲及心理生活塑造的世界中审视生命。



整个二十世纪，那些深刻影响了人类文明进程的众多主义和学说中，像精神分析、爱欲解放、女权主义这些久盛不衰的思想主张，以及行为科学、解构理论、存在主义等等，都是从各自的文化视角试图回答上述问题的。在这些学说中，文明不再被看作一种抽象的、乌托邦式的思辩结果，而是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和生存本能的不断超越，即一个社会向其成员提供控制自然、控制自己的力量过程，换言之，文明被简单地描述成为人类生存而做的斗争。如我们所知，文明常常向人类展示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包括人类为控制自然的力量和汲取它的宝藏，以满足人们需要而获得的知识能力；另一方面还包括人类为了调节那些可资利用的财富分配所必须的规章制度。为了使共同生活成为可能，文明所寄希望于人类的那些本能的牺牲就成为文化的力量，它的一切规章制度、风俗习惯和道德要求都旨在完成对人类自身的规范。所以，文明不仅存在于获得财富的手段以及财富的管理之中，也存在于个体生命的精神财富中，存在于人类相同的需要、欲求以及争取幸福的终极目标中。

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曾提出一个有名的论断，即

“爱欲和需要是人类文明之母，”^①认为这是推动社会演进的根本力量，因为由爱欲和需要所导致的婚媾实际包涵了人类追求幸福的全部愿望，它最终会上升为一种生存理念，这种理念对改变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促进社会制度和伦理生活的变革，始终都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他尤其指出，女性最初曾用她们的生殖和性爱的要求打下了文明的基础，因为在人类依靠自身体力战胜环境的过程中，女人象征了家庭的利益和性生活的权利，男人则必须运用他们的智力和体力去适应这一切，迫使他们提升自己的本能，在很大程度上把用于文明的东西，从女人和他的性生活里撤出来。限制性生活的文明倾向及其扩展其他领域活动的其他目的，使人类学会了自我控制，禁忌，法律和习俗，都给性的目的性加上了更多的限制。他表示，文明的意图只是把性欲作为一种无法替代的使人类成倍增加的现成方式而加以接受的。

强调爱欲解放的马尔库塞发挥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即文明是以持久地征服人的本能为基础，他提出，人的本能需要的自由满足与文明社会是相抵触的，因为文化进步的先决条件是克制和延迟这种满足，如对性欲的控制，将导致集体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对本能的抑制，将产生对人和自然的控制，产生个体道德和集体道德，当这两种力量的结合更有效地维持了更大集体的生命时，

^① 弗洛伊德：《文明与不满》，《弗洛伊德文集》第61页，东方出版社，1997。

就促使文明扩大了升华的范围。性欲的满足越来越依附于社会关系，劳动的进化也把人的欲望和本能都纳入生活秩序，这样，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理性权威，这些权威以知识和必然性为基础，以保护和延续人类生命为目标。但是，当全能的制度对真正的不顺从行为采取嘲笑、压制和惩罚态度时，社会压抑这个残酷事实如同它在各时代的顺从哲学中所有的命运一样，又转变成一个道德问题，或者说最后成为道德失败的征兆。结果是，日益发展着的生殖欲求增加了自由的可能性，消除这种压抑，释放爱欲的潜能，就会改变现行社会的统治秩序，促使文明向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爱欲具有的文化建设力量是非压抑性的升华，它使生物内驱力变成文化的内驱力。他指出，正是人类两大本能（性本能与自存本能）与压抑性控制（文化与制度规范）之间难以妥协的冲突，鞭策着文明不断进步。

女权主义的某些代表人物，也认为人类文明在各方面都是根据原始的和简单的性差异观念来领悟一切，正是女性的性本能对文明的依赖以及对生育功能的屈从，满足了人类的各种需求。她们通过对两性文化传统的全面解构，提出从“性政治”到“女性中心论”的一系列主张，以此来颠覆男性文明的不平等基石，理由是女性同样作为历史创造的文化主体，始终被压迫性的男性结构所吞噬。虽然女权主义要求重建母权制社会的某些规则，对于人类现有文明来说已经超出了消除性别差异的最初要求，但她们主张的一种“爱欲的女性伦理”，则

成了现代女性信仰体系中身体经验和性感经验的融构，即在女性自身体态和性徵的基础上重建政治秩序、社会伦理和性规则。

从上述可以看出，精神分析理论，解放爱欲理论，以及形形色色的女权主义主张，都试图从爱欲与文明的相互摩擦中寻找新的人类福音，为建立没有压抑的文明而呐喊造势。严格地讲，它们的文化视点都集中在象征自由精神的人性和爱欲上面，强调僵化的文明需要人性和爱欲这些内驱力的推动，就像古代文明最终被体现人性和爱欲的人类本能的能量所颠覆一样，现代文明一旦进入僵化期，也同样难逃被人性和爱欲释放出的本能能量所瓦解的命运。总的说来，这些理论是从性本能欲求与文化要求的相互制衡中认识和解释文明，并把性解放视为医治个体和社会疾病的灵丹妙药，但无论如何不能将这些看作仅仅是认知人类性本能的简单思考，而是透过性文明模式的分析隐含了深刻的社会批判理论。

二

那么，人性和爱欲的文化内涵究竟是什么？一般认为，人性是人类区别于其他一切物种的生命属性，人性具有二层含义，一是自然的，本能的，具有生殖与爱欲的人类自身要求；二是社会的，人文的，具有创造与交际的人类本质规范。随着文化的进步，人性趋向一种标准化的反抗模型，这是由等级制的权力与功能，及其技

术、思想和文化设施来确认的，人们要么根据其在现有文明中的可能性来规范人性的内涵，在这种情况下，人性的实现对大多数人来说就等同于做到成功地适应社会；要么根据其在人类关系中被否定的生存之外的潜能来界定人性的本质，那么，人性的实现就意味着超越现存的文明形式。显然，人性的差异和规范是人类生存所特有的，它的发展演变，一直到最深层的结构，都是文化积淀的产物。人性体现了社会结构与本能欲望、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意识之间的抗争与妥协，其内在的巨大张力的释放便成为滋润人类文明的无尽的源泉。

爱欲的概念则要复杂得多，因为爱欲始终与体现人类本能的性欲纠缠在一起，不能单独存在。性欲和爱欲构成了人类性爱的两个方面：性欲来自本能的动力，爱欲则来自理性的召唤，爱欲的文化内涵是本能与理性的深切结合。按照柏拉图的说法，“爱欲是一种把人和万物结合在一起的力量，一种予万物以生气的力量。”^① 爱欲最初表现为使人迷恋肉体的感官要求，这只是爱欲的低级形式，即性本能的表现，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提高，开始趋向于美德和美世的追求，从而使爱欲上升到纯粹抽象的精神满足的高级形式。在人类与性本能的斗争中，爱欲被从一种原欲状态中释放出来，它先是把每一个人，再把每一个家庭，然后把每一个部落、种族和国家都结合成一个大的统一体，一个人类的统一体。正

① 柏拉图：《宴饮篇》

是围绕着人类的爱欲和需要，产生了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宗教，伦理道德和一切规章制度。然而，爱欲与文明又是一对悖论，无论是文明对爱欲的压抑，还是爱欲对文明的催化，就男女两性来说，他们产生爱的地方也同样强烈地产生着邪恶和暴虐，文明正是在利用人类理性小心翼翼地规范爱欲的同时，又无情地遭受人类本能的反击，这时，爱欲的释放便成为一种致命的颠覆力量。

在自然的环境中，动物会充分利用它们的特长来捕捉或寻觅食物，并利用生殖本能来繁衍后代，而人类最初也是利用自身的优势，来进行创造性的生产活动。但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人类很难把自己青春的剩余精力全部用于性欲的享乐，生殖成了保卫自己家园和土地的唯一方式。从宏观的历史发展看，农耕文明的出现，是人类的第一次进步，这个进步是以结束滥交和乱伦，牺牲原始平等关系，建立父权制家庭为标志。为了巩固家庭关系，人们遵循了以父权为象征、以男权为至尊的社会生活方式，利用自幼形成的对祖先和血缘的神圣情感把整个家族联结在一起。由于男女两性关系在本质上是一个提升爱欲、激励文明的文化机制，所以它严格排斥性关系仅仅局限在某一家族或某一等级内进行的陋俗，并促进婚姻至少在同一种族、同一社会中不受身份、地位、血统的限制，这样，人类性爱意识中追求快乐与和谐的原则就趋向合理规范，婚媾关系中渴望沟通和恒久的意愿也逐渐变成社会联系的要求。这表明，爱

欲内在的约束力和凝聚力，并不必然排斥文明的持久性或文化的连续性，而最终体现在与人类性行为发生必然联系的社会结构、群体关系、法律制度以及相应的价值标准中。在历史上文明失去活力的几个重要历史阶段，总是由于爱欲长久受到社会体系和道德异化的双重压抑，才迫使不相适应的文化规范系统作出根本性的调整，并从爱欲这个母体孕育了向往自由、平等、博爱、宽容、人身安全、权利保障等人类理想精神。

文明对爱欲的抑制，尤其是对性欲的抑制，最初可能是由于人的长期依赖性，甚至主要是社会阶级系统的不公正原则造成的。在文明的各个时期，由于酋长、贵族以及官僚们占据着权力、财富以及文化资源的优势，使得少数人将占有和掠夺女性资源看成文明的一种极度快乐和满足的特定模式，对大部分人的性压抑则成为一种道德蜕变的象征。在整个有记载的文明史中，物质匮乏和劳动的等级分配进一步加剧了由人群分裂而引起的本能压抑，由统治利益的需要所建构的文化制度也要求对爱欲本能进行严格的控制，这样，绝大部分人的快乐原则被废黜，生殖器性欲缘润本能的满足被转移到生育功能的简单维持。那些获得了权势和金钱的少部分人，从文明的社会关系中，不仅延续了放纵和多偶的权力，而且因为害怕被压迫者的反抗而将这种优势变成更加严厉控制的动力和法则。宗教也将大多数人的性欲纳入一夫一妻制，而一夫一妻制对性本能作了质和量的严格限制。当社会结构和文化秩序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压抑性

欲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窒息了爱欲。于是，不仅出现了严格约束性行为的伦理说教的系统，也出现了以文学艺术为表现方式的目标受抑的爱情神话的怪胎。

象征制度结构的文化体系对人性和爱欲的持续征服，决定了受压抑的两性关系的各种历史模式，像那些曾与文明伴行的官妓制度，多偶制度，节妇制度等等，展现了不同时代性关系模式与道德伦理、生活方式、家庭结构、政治制度之间的必然联系。这似乎意味着，文明有时也会屈从于权势和金钱的强大压力，而使那些象征男权力量的强行劫掠的兽行及妻妾成群的占有欲支配了女性的意识和性行为，并使之道德化。在欧洲君主制时代，奢侈和腐化总是同妇女一道支配着朝廷，每一个朝臣都利用妇女的美色和感情来增进自己的富贵。在东方，妇女本身并不产生奢侈，但她们本身却是奢侈的对象，官妓制度和多偶制度便是一种政治的特权。贵族纵欲也鼓励了摧残女性的淫逸之风。多偶制源于东方的性文化对政治系统的依附性，以及神化生殖器性欲的原始遗风。正像孟德斯鸠所言，“一个人有了许多妻子，通常并不能防止他羡慕别人的妻子，淫欲和贪婪是一样的，得到了财宝反而更加渴望得到财宝”。^① 多偶制的结果是把数目惊人的妻妾用后宫和太监制度幽禁起来，更多的是用门插、高墙和道德礼教，使她们与男子隔开。由于专制政体的首要目标是安宁，那么，严格限制妇女

①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263页，商务印书馆，1962。

的行动自由和情感倾向，就能使无数个家庭的父亲生活在祥和有序之中。农业文明的最终要求是，为了实现等级制的统治利益，为了公共地控制个体的生存，必须改变消灭和转移人类性本能中的自由能量，并纳入文化秩序。然而，在农业文明下，人类的价值取向是受社会等级系统规定的，少数人掌握了财富，也掌握了文字、教育、道德的解释权。

三

弗洛伊德认为，个人的自由并不是文明带来的好处，原因在于文明对人类原始本能的征服，是带给社会规范的东西多了，赋予个人的东西却少了。在任何一种文明出现之前，“自由”对于人类来说并不陌生，只是没有文明的秩序保护这种自由。自由经过文明的进化而受到限制，政治也要求把这些限制运用于一切为政治目的服务的领域。人类追求自由，从社会发展看，是对某些现实中不公正制度的一种反抗，并推动文明的进步；从个体发展看，对自由的渴望又是原始本能的张扬，这将成为与文明对抗的一个根源。自由的本质与获得，正是理性和爱欲在社会规范的限制下所经历的一种特殊变化过程，那些旨在解决人类之间相互关系的要求，就是人们的共同理想和伦理标准的重建。所以，人类很大一部分的争斗都是围绕个人的自由要求与社会的群体规范之间进行，从中找到某种便利的解决方法，这种解决方

法能否以某种形式和在某种程度上来调和上述冲突，是人类命运的首要问题之一。

文明的价值一直建立在道德的系统之上，从这个意义出发，文明又是一种强制的力量，因为文明社会的规章制度只能通过一定程度的强制才能得以实施，所以文明必须借助教化的力量，以及权力的操纵。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焦点是社会结构与本能结构的关系，即强调了由统治权力和剥削利益推行的性压抑的程度以及这种性压抑转而又加强再生产统治和剥削利益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人性和爱欲会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但赖希同时又主张，由性本能与破坏冲动所形成的历史原动力，最终能够冲破道德教化和权力统治的压制，这样，自由的进步似乎来自性欲的解放。弗罗姆则强调了弗洛伊德理论的社会学本质，认为本能结构在许多重要方面是一个生物学事实，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可变的，而首要的因素便是经济条件。其依据是，人类生存的社会组织的基础是生殖欲求和自存需要，由于它们有高度的可塑性和顺从性，人们便利用它们来巩固现存制度，成了使大多数人受少数人统治的稳定的力量，焦虑、恐惧、爱情、信仰，甚至要求自由与所属社群保持一致的愿望，都服务于具有经济结构的统治和服从关系。弗罗姆指出，“性欲提供了满足和幸福的最基本、最强大的可能性，但要实现这一要求，就必须利用满足它所必需的物质手

段，这必将导致现行社会秩序发生剧变。”^①显然，生殖欲求和自存需要具有双向的选择性，当本能的破坏冲动构成了成熟人格的道德核心时，本能的反叛也就随之到来。事实上，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开始拒绝那种僵硬的道德压抑和权力控制，并将自己看成是天然的可接受情欲的自由人，性自由的口号便成为政治解放的武器。在以后的几百年中，工业化和城市化将更多的男男女女从遥远的农村吸引到城市和工厂，这样便打破了封建社会所确立的封闭和禁忌，职业选择使男女两性的交往和接触变得更加广泛，教育普及也改变了人们对性的茫然无知和清规戒律。

韦伯从禁欲主义的加尔文教义的批判分析中，又把人类引入价值判断和信仰判断的领域，从生活理想与文化影响的关系解构中，指出权力和财富的追求已失去了其原有的宗教伦理的涵义，而趋于和纯粹世俗的情欲相关联，他认为追求仅靠财富就能获得权力、声誉和性满足的欲望是一种资本主义精神，即“一旦整个民族的想像力都驰骋于纯粹数量的巨大时，这种关于巨额数量的浪漫观念便对具有诗人气质的商人们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②与韦伯的论点不同，舍勒认为不是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而是一种怨恨心理作为宗教改革

① 弗罗姆：《论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和任务》，见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17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②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51页，三联书店，1992。

者的原动力推动着社会改革，怨恨是早期资本主义类型的人之世界观的情感根源，这种情感源于市民道德对宗教的绝望感，它形成了一个人向外倾泻精力的无止境活动欲的动机结构。舍勒借用路德的一句话：“人类仅仅像醉酒的农民，左摇右晃地发现了通向上帝的途径”，而生殖和性爱的本能所激励的冲动，最终又强行挤出了中世纪宗教禁忌的森严大门，变成一种缘于生命内驱力的革命。他指出，资本主义的根源之一，从历史上看，是生命力的高贵类型与庸俗类型的无选择结合，这种结合或者出于实用考虑，或是出于纯粹肉感刺激的兴趣，而“小姐们”的奢侈需求和奢侈趣味已在性选择方式的血缘败坏之外强烈地加速和促进着资本主义发展。^① 他的理由在于，资本主义类型的人之情爱的禁欲首先始于感官的性享受本身，而不是始于导向性享受的心理能量，这样，当性欲所特有的心理能量被转移到无限的赢利追求时，恰恰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显而易见，“生意”让资产者有机会去快速而及时地满足自己的性欲之需，而不是寻求爱情，这样，在有婚或无婚的关系中，无选择的性感与商业精神相辅相成，依赖于市民的生意道德和快乐道德的性自由，最终改变了体验结构中的具体的价值评价，成为一种新的衡量文明的伦理尺度。

一些西方学者开始注意到，作为人类基本权利的全

① 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第77页，三联书店，1997。